

专门史书系

蒋维乔著

中国佛教史

中国
史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013967888

B949.2

47

专门史书系

蒋维乔著

中國佛教史



藏书

图书馆



北航

C1675536

B949.2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東方出版社

4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佛教史/蒋维乔 著.—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7

(专门史)

ISBN 978-7-5060-6571-9

I .①中… II .①蒋… III .①佛教史-中国 IV .①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9467 号

中国佛教史
(ZHONGGUO FOJIAOSHI)

作 者：蒋维乔

责任编辑：王 艳 孙立英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100706

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版 次：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册：1—6 000 册

开 本：71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19

字 数：280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6571-9

定 价：38.00 元

发行电话：(010) 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 65210012

叙 言

一切学问，均有学理的研究与历史的研究二种，于佛教何独不然。然我国佛教，自汉代输入以来，于教理方面，特别发达，且有潜心冥悟，融合西来之义谛，独自成宗者，如天台、华严是也。至于历史，则数千年来，事实复杂，向无有系统之典籍，可供参考；欲从而研究之，正如暗中索物，不易获得。此其故，由佛教徒缺乏历史观念，在印度已然，我国人亦承受其影响也。虽然，研求教理，若有历史为依据，则所得结果，必益精确。是则历史之研究，实足为教理之辅助，岂可忽哉？余夙有志于此，又自审学识谫陋，未敢率尔操觚，乃借资于东籍，竭年余心力，以成此书。实未能自信为完善，读者以筚路褴褛视之可也。

中华民国十七年六月蒋维乔序

凡 例

一、中国佛教，向乏有系统之通史。是书为适应此需要而作。

一、是书以日本境野哲所著《支那佛教史纲》为依据。惟原书所引事实，不免错误，讹字尤多。今检阅《正续藏经》，于其错误者改正之，缺略者补充之。

一、北魏之南北石窟造像，及隋时静琬所刻之《石经》，为佛教史上重大事实。原书无一语涉及，今特补叙一章。

一、历史通例，应详近代。原书于清代之佛教，略而不言；盖以清代佛教材料不易搜集之故；是一大缺点。今于近世佛教史，自清代至民国，特补叙两章。

一、清代以后佛教史料，至为散漫，苦无可据之典籍。今于官书及私家记述，尽力搜罗外；复致书南北各丛林，详细调查。鱼雁往返，颇费日力。然挂一漏万，自知不免；阅者谅之。

一、佛门中名德高贤事迹，当继续搜访；并望海内缁素，若有见闻，不吝赐教。俾得于再版时增补，或另出补编。

一、是书之成，蒙宁波观宗寺谛闲大师、镇江金山寺融通禅师、宝华山慧居寺光悦律师，助之搜集资料；更得常州清凉寺应慈法师，及徐文霨、江杜二居士，为之指示错误，改正文字，获益匪浅。合志卷端，以表谢忱。

目 录

叙 言	1
凡 例	3
 卷 一	
第一章 佛教东传之期	3
第二章 佛经传译之初期	7
第三章 四大翻译	15
第四章 南地佛教之中心	29
第五章 佛教之弘传与道教	37
第六章 隋唐以前之二大系统（一）	45
第七章 隋唐以前之二大系统（二）	54
第八章 禅之由来	64
 卷 二	
第九章 极乐往生与兜率往生	73
第十章 天台宗之起原及其开创	81
第十一章 嘉祥之三论宗	96

第十二章 造像与石经	103
第十三章 会昌以前之佛教概说	107
第十四章 唐之诸宗	113

卷 三

第十五章 华天之再兴唐武周世之破佛	171
第十六章 宋以后之佛教	184

卷 四

第十七章 近世之佛教	237
第十八章 近世各宗	261

编后记

291

卷 一

第一章 佛教东传之期

我国人知有佛教，远在汉初；但就历史上显著之事实言，遂相传后汉明帝时，始入中国耳。明帝永平十年（西纪六七），佛教入中国，事详《汉法本内传》。此传作于何代，无可征考。据《续集古今佛道论衡》，此传凡五卷。曰《明帝求法品》，曰《请法师立寺品》，曰《与诸道士比较度脱品》，曰《明帝大臣等称扬品》，曰《广通流布品》，是。其第三卷，载在《续佛道论衡》。就各卷标题，及其大体而论，似在佛教传来后，摹拟佛经体裁之作。《大唐内典录》，谓为佛法初来时所作，未可尽信。今据《汉法本内传》、《高僧传》、《僧史略》等书，并详加参证，以示佛教初传时之状态。

史称：永平三年，明帝夜梦金人，身长丈六，顶有白光，飞行殿庭；乃询群臣，傅毅始以天竺之佛对。帝遣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使天竺，写浮屠遗范。乃与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愔之还，以白马负经而至。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以居二僧。中国有僧寺自此始。《高僧传》，则谓此寺原名招提寺，后改白马；其言曰：“相传外国国王尝毁破诸寺；唯招提寺未及毁坏，夜有一白马，绕塔悲鸣；即以启王；王即停毁诸寺；因改招提，以为白马；故诸寺立名，多取则焉。”所谓外国国王，应是五胡乱华时之国王；但其姓氏不可确知。《法本内传》有白马、兴圣二寺。故白马寺建于何代，尚须研究。

《汉法本内传》称迦叶摩腾、竺法兰抵洛阳后，五岳十八山道士，于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上奏，请与佛僧论理角法。明帝遣尚书令宋庠，传谕道释两派，斗法白马寺。而南岳褚善信、华岳刘正念、恒岳桓文度、岱岳焦得心、嵩岳吕惠通以下六百九十道士，筑三坛于寺之南门外；西坛安置

符篆书，中坛安置黄老等书，东坛列祭器食物，祈祷诸神。佛僧则于道路西侧，安置佛舍利经像。已而道众宣言，纵火焚坛，不燃圣典。讵知火发，悉归灰烬。佛则舍利放五色光，飞舞空中。迦叶摩腾，亦飞升天际；现诸神怪。观者叹服。自吕惠通以下诸人，暨内宫妇女二百三十人，一时皆愿出家。朝廷敕所司建十寺；以七寺为僧寺，三寺为尼寺。僧寺建于洛阳城外，尼寺建于洛阳城内。而南岳道士费叔才，以法力不及佛僧，愧愤而死。然其说均未可确信。

迦叶摩腾、竺法兰来华后，所译经典，载在《经录》者，除《四十二章经》外，尚有《佛本行经》五卷、《十地断结经》四卷、《二百六十戒合异》二卷、《法海藏经》一卷、《佛本生经》一卷。惟《四十二章经》尚存，且最有名；其体颇似老子《道德经》。或谓“此经本是天竺经抄，元出大部；撮引要者；似《孝经》十八章”。相传此经译成，朝廷藏之石室，后始流传。《高僧传》称：“初缄在兰台石室第十四室中。”兰台者，后汉禁中藏书府也。至《汉法本内传》所载佛教东渐说；仅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人来华事实足采。盖自二人来后，迄桓帝时安世高、支娄迦谶来华之前，八十年间，中国史乘，无一言涉及佛教者。故虽谓《中国佛教史》，断自安世高、支娄迦谶始，亦无不可。当摩腾、法兰之来，朝廷加以宠异，后世传说遂歧。我国人之知有佛教，为时更古，不始于汉。迦叶摩腾等之来，仅可谓为天竺人来华之始。至于确定佛教之传来期，应自安世高、支娄迦谶始。

上言摩腾、法兰来华以前，我国人已知有佛教；兹引诸书，证之于下：

(一) 《列子》：“孔子曰：丘闻西方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此孔子暗示释尊之教化，与佛教不相歧之证也。

(二) 朱士行《经录》：“秦王政四年，秦王政后灭六国，即皇帝位，是谓始皇帝。王之四年，乃即皇帝位前二十二年。西域沙门室利房一作释利防等十八人，始赍佛经来华；王怪其状，捕之系狱，旋放逐国外。”

(三) 《魏书·释老志》：“释氏之学，闻于前汉。武帝元狩中，霍去病获昆邪王及金人，率长丈余；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烧香礼拜。此

则佛道流通之渐也。”此金人长丈余者，或系指佛像而言。

(四)《释老志》：续前文“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云：‘身毒国有浮图之教。’”此明示佛教流行中国之事实。浮图，即佛陀也。

(五)梁阮孝绪《七录序》：“成帝时，刘向检校秘书，编定目录，其中已有佛经。盖秦政既设挟书之禁，令民间不得藏书。惠帝始除此律，稍稍搜集天下书籍。成帝之世，命陈农广求遗书，使刘向父子雠校。向亡，帝使歆嗣其前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奏其七略。”《佛祖统记》引刘向《列仙传》曰：“吾搜检藏书，缅寻太史，撰《列仙图》。自黄帝以下，迄至于今，得仙道者七百余人。检定虚实，得一百四十六人。其七十余人，已见佛经矣。”据此足为向校书时，已有佛经之证。

(六)《释老志》：“哀帝元寿中，景宪受大月氏王口授《浮图经》。”考元寿元年，距武帝时八十年，在迦叶摩腾、竺法兰来中土前六十余年。

以上所载，《列子》之文，或后人所伪托。此外如《广弘明集》，引《老子西升经》：“符子云：‘老子先师，名释迦文。’”《佛祖统记》、《周书异记》、《天人感通传》，俱谓周代已知有佛教，恐系后人揣测之言，悉不足据。

朱士行《经录》，谓秦处中国极西，为西域来中国者必经之道。以其时考之，适值印度阿输迦王在位之年。其派遣传道师来华，虽属意中事，然亦不过拟议之辞，未可尽信。朱士行详细情形，另于后章述之。但就《古经录》而言，不足征信之处尚多。例如《开元录》卷十、《贞元录》卷十八载释利防所卖《古经录》一卷，刘向校书时《旧经录》一卷，迦叶摩腾汉时《佛经目录》一卷，其次序朱士行《汉录》一卷。是朱士行前，已有《经录》，确无可疑。故朱士行《经录》，未可重视。

《魏书》所载，可称实录。武帝遣张骞使月氏，说夹击匈奴，虽不成；然骞知月氏之南有身毒国，观其后谋由蜀赴身毒国赴滇越事可知。其所载景宪事亦足据。盖此时佛教，当已盛行月氏也。但武帝降昆邪王得佛像事，尚须考证。当是时，佛教虽已盛行印度北方，然昆邪王地邻高昌，即今之甘肃。距印度远甚。佛教势力，似尚未能及此。或谓此非佛教，系在西域所行之他教。

刘向《列仙传》，载黄帝以来得仙道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余人见于佛经。所谓汉以前列仙七十余名见于佛经者，初不明为何事。而《统记》称今书肆板行者，即指《列仙传》。乃云七十四人，已在仙经。盖是道流擅改之耳。由此观之，或系引文之误。如曰黄帝以来得仙道而名列仙经者七十四人，则其说较妥矣。

要之，我国知有佛教，应在武帝通西域后。至明帝时，天竺人来华，朝廷尊之。遂视为异闻，而传播于后世。实则中国佛教史，当以安世高、支娄迦谶来时为始也。

第二章 佛經傳譯之初期

我国佛教，传自印度。其经典专藉翻译而传。所翻译之经典，正否不一；则经典之解释，亦因之而歧。故我国佛教史，当视翻译家之见解为转移；而此翻译家，即可视为开创一宗，或宣布新义者。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四人，可推为中国佛教史上四大翻译家。盖此四大家，于佛教上，影响最大也。

佛經傳譯之初期，指鳩摩羅什前后而言。考鳩摩羅什來華，在姚秦弘始三年，距支婁迦讖、安清來時，二百六七十年。今就此期間，列舉來華之外人，及其國籍于下：

來華之外人名	國籍	來華之時代
安清 字世高	安息	後漢桓帝建和年間
安玄 优婆塞	安息	後漢靈帝末
真諦	安息	曹魏主髦正元
安法欽	安息	西晉武帝太康
支婁迦讖	月支	雖有異說，約計當在靈帝時耳。
支曜	月支	靈帝中平
支亮 字紀明， 支讖弟子	月支	不詳
支施仑 优婆塞	月支	前涼主張天錫鳳凰、東晉簡文帝咸安
康巨	康居	靈帝中平
康孟詳	康居	獻帝興平
康僧會	康居	吳大帝時，或謂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移交趾。

续表

来华之外人名	国籍	来华之时代
昙果	西域	献帝建安
白延	西域	曹魏主髦甘露
支彊梁接	西域	吴主亮五凤
彊梁妾至	西域	西晋武帝太康
无罗叉	西域 于阗	西晋惠帝元康
帛尸黎密多罗	西域	怀帝永嘉
竺佛图澄	西域	怀帝永嘉
昙摩持	西域	前秦主苻坚建元
昙摩难提	西域兜法勒	前秦主苻坚建元
鳩摩罗佛提	西域	前秦主苻坚建元
竺昙无兰	西域	东晋孝武帝太元
迦留陀伽	西域	东晋孝武帝太元
鳩摩罗什	西域 龟兹	后秦主姚兴弘始
昙摩流支	西域	后秦主姚兴弘始
僧伽陀	西域	北凉主沮渠蒙逊永安、东晋安帝时代
竺难提	西域	东晋恭帝元熙
竺法力	西域	东晋恭帝元熙
浮陀跋摩	西域	北凉主蒙逊承和、刘宋元帝元嘉
瞿良耶舍	西域	北凉主蒙逊承和、刘宋元帝元嘉
伊叶波罗	西域	北凉主蒙逊承和、刘宋元帝元嘉
安法贤	西域	不详
祇陀密	西域	不详
犍陀勒	西域	不详
涉公	西域	不详
僧迦跋澄	罽宾	前秦主苻坚建元
僧迦提婆	罽宾	前秦主苻坚建元
僧迦罗叉	罽宾	不详
昙摩耶舍	罽宾	东晋安帝隆安

续表

来华之外人名	国籍	来华之时代
佛若多罗	罽宾	后秦主姚兴弘始
卑摩罗叉	罽宾	后秦主姚兴弘始
佛陀耶舍	罽宾	后秦主姚兴弘始
佛驮什	罽宾	刘宋少帝景平
求那跋摩	罽宾	刘宋文帝元嘉
昙摩密多	罽宾	刘宋文帝元嘉
昙柯迦罗	中天竺	曹魏主芳嘉平
佛陀跋陀罗	中天竺 迦维罗卫	后秦主姚兴弘始
昙无谶	中天竺	北凉主蒙逊玄始
求那跋陀罗	中天竺	刘宋文帝元嘉
竺佛朔	天竺	后汉灵帝光和
康僧铠	天竺	曹魏主芳嘉平
维祇难	天竺	吴大帝黄武
竺律炎	天竺	吴大帝黄武
昙摩蜱	天竺	前秦主苻坚建元
僧迦跋摩	天竺	刘宋文帝元嘉
僧迦达多	天竺	刘宋文帝元嘉
僧迦罗多	天竺	刘宋文帝元嘉
佛图罗刹	不详	前秦主苻坚建元
若罗严	不详	不详
昙摩	不详	东晋安帝隆安

二百余七十年间，外人来华布教者，实不尽于上列之数。此特举其名重而翻译经典者。其翻译才力，亦各有不同。有仅翻译一二部者，有翻译数十部者。上列诸人来华后，所生之子，亦有从事翻译者；如法度之子，吴之支谦，达摩尸罗之子，西晋之竺叔兰，其最著也。

上列诸人，所翻经典，考诸经录，所载互异，难知确数，如安世

高所翻者，《出三藏记》仅载三十四部四十卷。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则参考诸书，谓有百七十六部百九十七卷。支娄迦谶所翻者，《出三藏记》仅载十三部二十七卷。《历代三宝记》，则载有二十一部六十三卷。《开元释教录》，则增至二十三部六十七卷。其中虽有为后人所发见者，但传言不实，难于征信。如前章所述之《四十二章经》，即其证也。

况当时翻经之处，非由朝廷指定，朝廷亦不加以保护。不过布教修道之暇，偶尔从事。或成书于行旅之际，或就大部中抽译一二。罕署姓氏，甚至名称混淆，其姓氏有全不可考者。加以外人同名者颇多，如竺法兰、竺昙无兰、昙无谶、竺昙摩罗刹，同为 Dharmarakṣa；而支彊梁接，与彊梁委至，其音颇相似，即其例也。

我国西北部，密迩西域。即今甘肃之敦煌、新疆之高昌等处，西汉初，尚属西域。自武帝通西域后，始为中国所征服。西晋之末，五胡乱华；其地为前凉、后凉、北凉、西凉、南凉所割据。因地邻西域，夙受佛教影响，游学西方，归而翻经者，不乏闻人；如竺昙摩罗刹、北凉沮渠蒙逊从弟安阳侯沮渠京声，其最著者。

翻经各家，所传教义为何？颇难决定。《经录》所言，未可尽信。以安世高言，《出三藏记》所举三十四部（四十卷），皆小乘经。唯《五十校计经》二卷，与《大集经》之菩萨品同，皆大乘经典也。后之经录，自《历代三宝记》为始，则加入大乘经颇多，未知何所依据。安世高所翻之经，为《藏经》所收者，多至八部。释道安《安般注·序》曰：“昔汉氏之末，有安世高者，博文稽古，特专阿毗昙学。”是明指为小乘阿毗昙矣。以支娄迦谶言，《出三藏记》所举十三部（二十七卷），除五部散佚外，余皆大乘经。《开元录》载有二十三部（六十七卷），散佚者十二部；其中一二部，似属小乘。如《藏》中之《杂譬喻经》，《出三藏记》谓失译。《历代三宝记》据《别录》，谓支娄迦谶所翻。是支娄迦谶译丛中，又多小乘一部矣。但《别录》未可尽信，此不过举其例耳。若据《古录》，则安世高传小乘教，支娄迦谶传大乘教，可断言者。

翻译者多来自安息、康居、月支、兜怯勒（中央亚细亚地方）及西